

刘丕林
著

纪实 中国战和

1945—1949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刘丕林
著

纪实中国战和

1946—1949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战和纪实：1945～1949/刘丕林著. —武汉：崇文书局，2009.8

ISBN 978-7-5403-1383-8

I. 中… II. 刘…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1945～1949

IV. 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375 号

选题策划：李尔钢

责任编辑：李 春

装帧设计：宋菲菲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武汉市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中南路 14 号 430071)

开 本：680×980 1/16

印 张：13.625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目 录

MuLu

1945—1949：中国战和纪实

第一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1

蒋介石坐在专机上陷入痛苦的深渊……他极力控制着心情，佯装和颜，叫俞济时通知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低空绕陵三圈。当专机依依不舍地飞离了中山陵向杭州方向飞去时，蒋介石哭了！

第二章

十字路口 72

这是李宗仁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他就要离开南京。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已处于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使他焦虑得离床绕室徘徊……

第三章

不让战火入长沙 124

他从怀里取出一筒新电池，把巧妙地藏在电池里薄薄的一张信纸取出来，郑重地交给程潜：“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你老人家的亲笔信！”程潜一听此话，惊喜得两眼豁然一亮……



第四章

川康风云 161

刘文辉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终于明确表示要起义了。

周恩来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

第五章

云南和平解放 179

卢汉把在抗战时见过周恩来的宋一痕从香港找来，命他秘密地取道北上，到北平去谒见周恩来……



第一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蒋介石坐在专机上陷入痛苦的深渊……他极力控制着心情，佯装和颜，叫俞济时通知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低空绕陵三圈。当专机依依不舍地飞离了中山陵向杭州方向飞去时，蒋介石哭了！

1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再度合作在中国现代史上写就的光辉篇章。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和平与战争、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论战，使一度合作的国共两党又敌对起来了。

在对日作战中，美国罗斯福政府也曾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视为盟军，当时许多美国援华人士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收复了很大一片中国的国土，对抗日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甚至为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不分配给中共的军队愤怒得提出严重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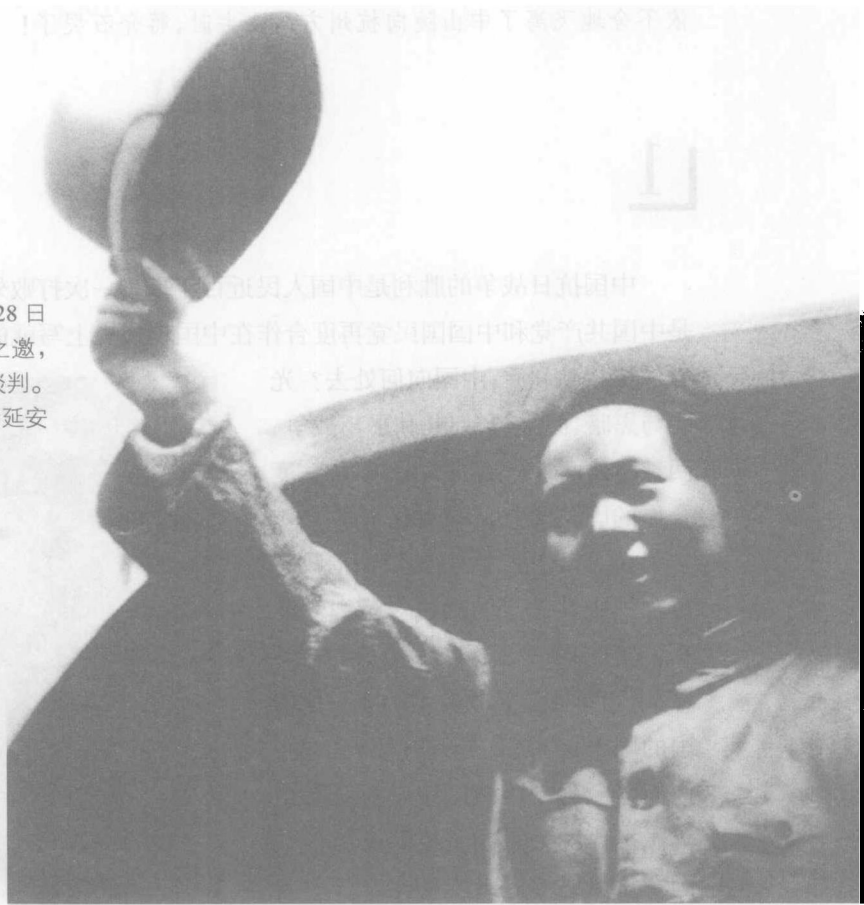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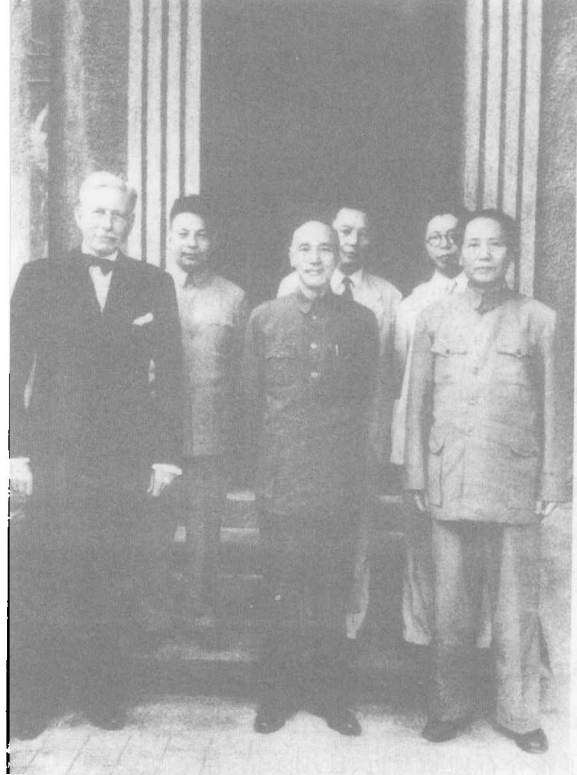
■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察看美国赠送的武器。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后，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是偏袒和支持蒋介石，认为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才能最理想的保证战后美国在华的特殊利益，不愿中国出现东欧那样的共产党政权。

正因为有美国政府强大的军事援助，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与中共签订的国内和平协议，挑起旨在消灭中共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及时而果断地把这场内战转化为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号召全中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 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
由延安飞抵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飞机上向延安
送别人群告别。





■ 重庆谈判时的合影。左起：赫尔利（美国特使）、蒋经国、蒋介石、张群、王世杰、毛泽东。

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局势。杜鲁门总统采纳国务卿马歇尔的建议，同意请出二战时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作为特使，来中国实地考察。其考察任务有三项：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情况；美援助南京政权是否值得；如果美国要提供援助那么必须全部接受美国代表的监督。总而言之，魏德迈的考察对蒋介石而言关系到美国的援助能否及时到来；美国援助能否及时到来又关系到已经处于失败综合征边缘的南京政府能否摆脱危机。

1947年7月22日，魏德迈从上海到达南京，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并听取了南京政府各方面的情况介绍。此时的魏德迈已经不是当年在调处国共冲突时偏袒国民党军队遏制中共的魏德迈了。他这次来华主要是寻找美国停止对华援助的理由。因为美国有相当大的势力，不愿意再把纳税人的钱用来扶持毫无希望的蒋介石政权。因此，魏德迈并没有以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及各省主席的报告为依据，而是自己前往国民党控制下的主要地区和城市进行调查，并在调查中，他利用政治特权，经常甩开蒋

介石派来的随从人员，与各界进行密切接触，其中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许多民主人士。可想而知，魏德迈亲耳听到和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他决定如实向蒋介石和杜鲁门总统汇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当局各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明确指出：“只有靠立即着手改善政治、经济状况，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这种改善进展的情况将决定政府的成败。”他的结论更令人吃惊：“中国复兴有待于它有感召力的领袖，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显然魏德迈的结论是要想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只有更换最高领导人，支持国民党内的清流派主持全局，以制止国民党内已经出现的不可遏制的溃败。

1948年5月至10月间，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根据魏德迈的调查结果，精心安排美在华官员们向杜鲁门总统、国务卿马歇尔在内的美国各主管部门长官发出了15份报告，介绍了蒋介石独断专行、任用亲信、排斥异己的种种劣迹以及南京政府令人发指的腐败状况，其结论是“几乎

人民解放军开赴前线，迎接新的战斗。





■ 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毫无例外地，大家不再相信现政府能够加强而恢复人民尚可忍受的生活水准……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经过相当时期而被抛弃。”紧接着司徒雷登正式向马歇尔提出了请蒋介石下台的建议。

正当司徒雷登紧锣密鼓地实施换马计划的时候，1948年11月上旬，中共解放了全东北之后，紧接着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在长江以北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南的广大地区发动了淮海决战！

南京城内已慌乱起来了！迁都之说甚嚣尘上。国民党中枢大员，有的主张迁重庆，有的主张迁广州，风风雨雨，莫衷一是。

极端秘密的一串会议在蒋介石官邸里进行。

蒋介石两颊清瘦，双眼深凹，显得衰老多了！他凄然地对中外顾问、文武大员说：

“局势是这样子了……”他见会议气氛太低沉，大着声说，“我要《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纵使政府失去了长江以北的土地，也用不着悲观，而且也找不到悲观的理由。苏美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到那时在美军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打败共军，收复失地，扬我国威！我们要振作起精神，坚持一年……”

与会者不敢在蒋介石面前说三道四，面面相觑，全当着老头子白日说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部队日夜兼程，直奔淮海前线。



蒋介石满以为在座的文武大员被他鼓动起来了，一时兴起，破颜夸夸其谈：“当前的淮海战役虽是党国存亡的决战，但我是有把握打赢的！理由何在？我针对共军运动战的作战思想，鉴于近年来战场上，我整军整师被中共吃掉的教训，制定了变被动为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叫对方啃不动、吞不了的最新的‘兵团战术’。而参战的各兵团，都是我军主力的主力，是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次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失败了，我终身不再言兵！”

会场上的气氛有点活跃起来了。

这时机要秘书进来报告：“顾总长在徐州来电话。”

蒋介石示意把电话接到会场。他一把抓起电话机，顾祝同的声音紧张地报告道：“我军已退出徐州之西……”

这好似一桶冷水朝蒋介石劈头浇来，但他镇静地连忙大声说：“我知道了。防守京徐走廊的四十万部队，正在向蚌埠、商丘、信阳三角地区集中！”

此事刚了，行政院长翁文灏呈上了第四次辞文。

蒋介石哭丧着脸说：“翁院长，你何必这样呢？我难过极了！”

翁文灏早已对南京政府的前途绝望。他装出极诚恳的模样道：“我也难过极了！当初叫我出组‘行宪第一届内阁’，尽管共产党说我是‘听话内阁’，华盛顿说我是‘过渡内阁’，我全不管它，一心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但时至今日，几经努力，无论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无一政绩，愧对国民！我认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以后的局面，我是无法应付的。请总统另选高明，我是非走不可了！”

蒋介石见挽留不住翁文灏，只好说：“容我考虑好继任的人选，再作决定吧！”

会后，张群私下向蒋献策：“翁院长既然去意坚决，是否请曾三次去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交往，而对总统十分忠诚的张文伯组织政府呢？”

蒋介石冷冷地看了张群一眼。

张群恐慌起来了，正想表白，蒋介石却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岳军兄，

你这个建议很有点名堂！”

张群不由也笑了。

12

蒋介石急电兰州，召兰州行营主任张治中秘密飞南京。

张治中到南京的第二天上午 10 时，蒋请张去谈话，一见面就问：

“文伯兄，你对现在的局势有何意见？”

张治中直言相告：“现在的局势很不妙，这个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是很信任张治中的，又问道：“不打怎么办？”

张治中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见蒋是诚恳的，于是大胆地说：“我看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恢复和谈。”

“不！不！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蒋介石打断张治中的话，激动地说。

张治中又逼上一句：“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要失败！”

蒋介石是听不得失败的，倔强地回答：“革命党人是不怕失败的。”

张治中沉重地说：“我们固然不怕失败，但是我们纵然失败，也要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待！”

蒋介石沉下面孔：“文伯，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

张治中见蒋拒绝了他的建议，问道：“那么，你这次要我来南京有什么吩咐？”

“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

“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况下，我绝对无法担任。”张治中毫不犹豫地回答。



张治中

“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蒋介石以命令的口气说。

“我绝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张治中态度很坚决，“如果总统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蒋介石可来火了，脸色严肃，狠狠地瞪了张治中一眼：“文伯，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本党之中，赞成同中共和谈的要员是不多的，你知道么？”

张治中固执地还想苦劝几句，蒋介石却把手一挥：“你回去吧！”

张治中刚走，邵力子来了。他也是建议与共产党和谈的。蒋介石正在火头上，把他臭骂了一顿，赶走了。

蒋介石心烦意乱地在书斋里走来走去，心里不住地骂道：“娘希匹！娘希匹！……”

“报告总统，徐州急电！”瘦削的陈布雷站在他眼前。

他接过电文，顿时脸色苍白：“什么？五十九军，七十七军阵地倒戈投奔中共去了？！”

“是的，他们过去了！这一变化，使徐州以东的地方全部暴露在共军面前，黄伯韬第七兵团和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包括第五军在内，情况危急极了！”陈布雷泪如雨下，“更严重的是对方越陇海路而南。如果蚌埠有变，两淮易手，徐州就告孤立，那南京屏障全失，京沪阵脚势必动摇……”

“布雷，布雷！”蒋介石忙打断陈布雷的哭诉，不让他再说下去，“你太悲观了！不会有这样严重吧！”

■ 1948年淮海战役。徐州守敌狼狈逃窜，无数辆汽车满载蒋军和物资，拥塞在马路上，无法通行。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多年，把自己的生命与灵魂已全部交给了蒋介石。他处理过极端机密的事情，为防蒋疑心，几乎断绝六亲，停止了一切私人的交往，连妻子也很少接近。他从不写一封信出去，也不找一个半个朋友，其生活如一个和尚，一个太监，对蒋介石可谓忠贞不二。近来国民党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在政治上不成体统，在经济上焦头烂额，已处于覆灭的边沿，使他陷入极度忧郁之中，身体日趋衰弱，肝火越来越旺，自知死期不远了。但他不愿默然而去，总想在蒋前进言，可是一见蒋面，自然而然改变主意嗫嚅难言。今天，他预感到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不由放声哭道：“先生，我们在军事上已不可为了！局势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可不可以同中共谈谈？”

蒋介石闻言，双眉倒竖，脸色铁青。他万万没料到日夜在他身边，人称他的“文胆”的陈布雷竟也说出这种话来。

陈布雷连忙抢着说：“先生别以为我在替共产党做说客，虽然我的孩子几乎全都过去了，但我到死都在先生身边，我对你的忠诚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吧！我的意思很简单，叫他们别打过来，三分天下也罢，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顶不住他们的。面子问题固然重要，生存问题何尝不是问题……”

蒋介石见陈布雷面容憔悴，形容枯槁，而态度有异，不像往日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断定乃是因局势严重，刺激过深，以致神经失常，想起其平日对自己的忠心，他那铁石心肠，不由升起怜悯之情，强装和颜，引开话题：“你我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切忌过度忧虑，你



■ 年轻时的蒋介石

快休息去吧！”

深知蒋介石的陈布雷，见蒋出此言，明白他直到如今，还是不听良言，不由挥手长叹，悲不自胜，但他为了不辜负蒋当年知遇之恩，把心一横，又哭道：“我希望先生出国休息一阵……”

这言下之意，要蒋下野。

蒋介石闻言，浑身一震，两眼死死地盯着陈布雷，声音颤抖地问道：“你也这样想么？”

“先生，别人这样想，同我的出发点不同。他们的动机何在，先生明察，布雷的建议，则纯粹是为先生好。先生犯不着为这局面操心了……”

蒋介石冷冷地打断他的话：“多谢布雷兄的建议，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看你的精神很不好，快回房休息去吧！”

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态度还是那么固执，绝望了！当夜自杀身亡！

13

陈布雷死后的第三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社论：“蒋介石失败了！……当前最有效的步骤是蒋介石辞职，让位于副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但手中毫无权力。在总统府内子超楼上蒋介石办公室的对面——八号房间是他办公的地方。但“门虽设而常关”，他为表示对蒋介石的抗议从未去办公，每日闲着无事，只好偕同夫人郭德洁到处游山玩水。这日天高云淡，李宗仁带着郭德洁，闷闷不乐地登上紫金山，扶石远眺，大江如带，金陵形势，一览无余。李宗仁不禁想起“三国”诸葛孔明形容石头城的名句：“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联想眼下处境，不由叹道：“我李德邻，一不是龙，二不是虎，犹如这紫金山上的石头，高谓高矣，却上不着天、下不沾地，高高撂在山顶，形成摆设，供人赏玩而已！”郭德洁拉开折扇，轻轻地给他扇着风，

柔声劝道：“古人曰，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莫急嘛！”李宗仁不由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知我德邻，天可知我么？……”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就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那篇直言不讳的社论的当天夜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访了李宗仁……

李宗仁兴奋极了，连夜与武汉身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通话……

第二天李宗仁夜访何应钦……

第三天李宗仁与“国舅爷”宋子文共进午餐……

第四天，那位既反共又反蒋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在南京一家杂志上公开发表《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的奇文……

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顿时嗅到好似当年西安事变的气味。他冷笑一声，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当晚他秘密地召见了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

第二天深夜，一辆不为人注目的小轿车从警备森严的国民党国防部高级招待所飞驰而出，直奔蒋介石的官邸。车内正襟危坐的，既非南京军政要员，也非什么高级将领，而是杀人不眨眼的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军统特务头子沈醉。

当他下得车来，由专候在门前的一位侍卫副官引路，匆匆走过甬道，迈上台阶，屏住呼吸，进入蒋介石的书斋。蒋介石身穿军服，坐在沙发上，叉着两手，在闭目养神。沈醉两脚一靠，对蒋介石行了个室内军礼，朗声说：“报告，沈醉奉命到！”蒋介石连连点头，站起身一副和蔼的样子跟沈醉握手，然后，双双落座。蒋介石关怀备至地问寒问暖，沈醉一一作了回答。这之后，蒋介石才笑吟吟地问：“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



■ 李宗仁和郭德洁